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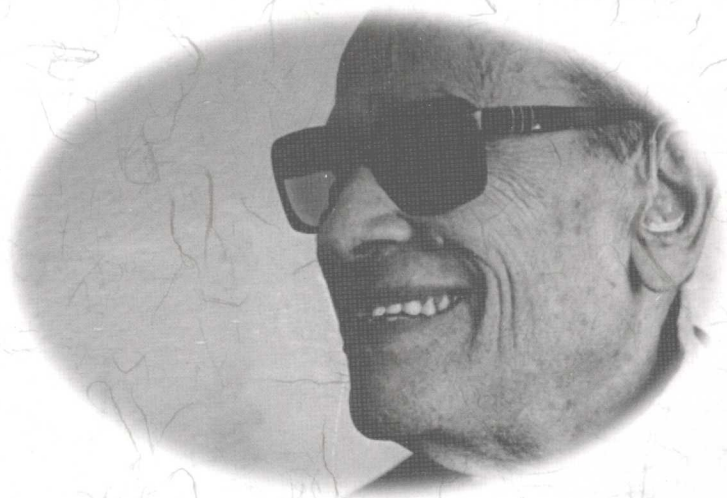
当代阿拉伯社会文化研究丛书

أديب نوبل المصري نجيب محفوظ ستبقى ذكراه
خالدة في عقل ووجدان الأمة

大爱无边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张洪仪 谢 杨·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当代阿拉伯社会文化研究丛书

أديب نوبل المصري نجيب محفوظ ستبقى ذكراه
خالدة في عقل ووجدان الأمة

大爱无边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张洪仪 谢 杨·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爱无边: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 张洪仪, 谢杨主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227-03751-4

I. 大… II. ①张… ②谢… III. 马哈福兹(1911~2006)—
文学研究—文集 IV. I41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036946 号

大爱无边——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研究 张洪仪 谢杨 主编

责任编辑 何克俭
阿文审校 王根明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60 千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751-4/I·994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虽然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以下简称文学研究会）仲跻昆先生已经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序，作为编者的我仍然想再写上几句，以感谢为出版这本论文集付出努力的人们。

前年，即2006年，埃及伟大的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离开了人世。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所有同仁都认为，这个作家太值得介绍和研究了。多少年来，阿拉伯语文学翻译人才不足，水平不高，导致这个伟大的作家没有能够都得到正确的、足够的介绍，对此，我们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学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无不感到愧疚。大家都期盼有机会以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综合性的介绍，对作家作品进行梳理，对同一作品的各种各样的译名加以统一，以便于今后的研究有章可依、有据可查。

这本论文集选编了过去若干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部分教师、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阿拉伯文学爱好者对马哈福兹介绍、研究的部分成果。当然对于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在我国的研究者早已不局限于阿拉伯文学研究界。但是，考虑到用阿拉伯文对这位作家进行的源头性研究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资料的来源是第一手，而不是通过中文或其他语言的翻译介绍，其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是毋庸置疑的。本论文集的作者们有的是教授、研究人员，有的是以马哈福兹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还有曾经与马哈福兹本人交往甚笃、了解颇深的资深记者和外交官。这些成果虽然没有能够涵盖马哈福兹的



方方面面和所有作品，但仍然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对这位作家研究的较高水平，可以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支持和帮助。

论文集对于作者的生平介绍来源于埃及较有影响的评论或官方网站，作品的译名主要参考了已经出版的作家作品中译本的译名。对于译名中有争议的部分，编者征得了多数研究者的意见，进行了更正。论文集作家介绍部分的作者们大多数都是年事较高的老一辈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他们所撰写的文章有些是随笔、散记或者回忆录，并不属于科学论文范围，但是考虑到他们对马哈福兹的了解最直接，介绍也最早，便对他们的稿件没有做苛求。对于其他论文，编者在编辑过程中也尽量本着尊重作者的原则，仅对论文中极个别不当处进行了修改。文章中有一篇关于马哈福兹“三部曲”两个中文译本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译本的一些问题。其实翻译本身是见仁见智的工作，而且任何翻译错误和问题都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位大作家的长篇巨制的第一次、第二次翻译。但是，考虑到文章作者利用长达八年的时间对于两个译本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所指出的问题也的确值得所有翻译者引以为鉴，同时也为了能创造一种健康积极的批评氛围，本论文集收录了这篇文章，敬请两个译本的译者和出版社能够谅解。此外，论文集还选录并翻译了埃及在马哈福兹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评论文章。

本书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借助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支持完成的，编者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市教委对这一项目的支持。此外还要感谢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全体同仁的热心支持和供稿，感谢研究会会长仲跻昆先生为此书作序。

主编 张洪仪

2008年5月

序

记得我最早读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小说，是在我毕业留校的1961年。有一天，我去王府井穷逛，看到那里的国际书店正在卖几本阿拉伯文的书籍，其中就有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宫间街》和第三部《甘露街》，虽缺第二部《思宫街》，我还是如获至宝地买了下来。因为有了自己的书（不像借的书）可以在上面随意乱画——注个单词，写点心得什么的，方便多了。那时马坚先生每周还给我们青年教师上点进修课，知道我有《宫间街》，就借了去。读后还给我时，马先生对这位作家大为赞赏，特别说他的语言文字通俗流畅，不像迈哈穆德·台木尔那样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经马先生这么一指点，我读后果然受益不少。

见到纳吉布·马哈福兹是我们在开罗进修期间（1978~1980年）。到开罗后不到两天，我同几个朋友便结伴参观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吉萨的金字塔。半年后，当我第一次登上《金字塔》报社六楼时，激动、兴奋的心情并不亚于见到真正的金字塔，因为这里正是当时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学巨擘聚集的地方，不啻是当代埃及文化的“金字塔”。何况纳吉布·马哈福兹本来就素有埃及的“第四座金字塔”之称。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办公室与陶菲格·哈基姆、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办公室相毗邻，呈三角鼎足式。只是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办公室很大，带套间，外屋有两个女秘书，一个管打字，一个管公关，作家自己则在套间里用小纸头不停地写；陶菲格·哈基姆的办公室是个单间，虽有人把他称为“女人的敌人”，但年近百岁的老爷子还是有个漂亮的女秘书听他吆喝。给我





印象很深的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办公室，又小又简朴，一张木桌，一把椅子，没有秘书，作家似乎也不在这里写作、办公，只是每星期五来这里点一下卯，算是值班吧。

我们去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我单独去的，第二次则是我们几个进修的同志一道拜见的，记得有上外的朱威烈、北外的国少华、北大的顾巧巧、北二外的鲍兆燕等。马哈福兹为人低调、谦虚、谨慎，不太善谈。我们向他介绍了我国的阿拉伯语教学的情况，说我们读了他的小说，很喜欢，说国内有人在译他的三部曲，他听了很高兴。我说我在译他的《土皇帝》，他颇有点惊奇：“噢！那是我早年写的一个短篇。”我问他是否也读过一些中国的作品并受到影响。他想了想，说读过孔子的《论语》，说那是一个当年在开罗留学的中国同学翻译的，那位译者后来还重访过开罗。他说的那位译者显然是指曾首次将阿拉伯语教学引进中国高校的马坚先生，马先生在留埃期间（1931~1939年），曾于1935年在开罗翻译出版了《论语》，曾于1957年作为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开罗举行的第一届亚非团结会议，而纳吉布·马哈福兹当年曾在开罗大学学哲学（1930~1934年），他读《论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还告诉我们，年轻时还曾读过一部描述一个人力车夫一生遭遇的小说，印象颇深。无疑，那是老舍先生写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1940年的《骆驼祥子》。马哈福兹当年读的是英译本。不知为什么，我在读他的《始与末》时，总觉得悲剧的女主人公纳菲莎有《骆驼祥子》里那个小福子的影子：两个女人的命运实在太像了。

1987年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无疑是我国阿语界一件大事。正如研究会首任会长刘麟瑞先生在开幕词中所说：“成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是我国阿语界和其他同志多年的愿望，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值得我们热烈祝贺的大事！”因为总体说来，在我国，建国前，阿拉伯语只是伊斯兰教宣教的载体，经堂里阿拉伯语的教学，也是为宗教服务的。建国后，阿拉伯语虽然登上了高等学校的大雅之堂，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阿拉伯语专业课程基本上是单打一的专学语言；出版的有限的阿拉伯文学译作也多是借

助其他语言（主要是俄语）转译的。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才带来了阿拉伯文学教学、翻译、研究在我国的新兴。相关院校相继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和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部分院校还培养阿拉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已正式组建了一支译介、研究阿拉伯文学的队伍。

研究会成立的开台锣鼓、重头戏——研讨会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被高尔基誉为是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的《一千零一夜》，另一个就是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金字塔”——“纳吉布·马哈福兹及其创作”。记得那次研讨会讨论得很热烈。其中有学过阿语读过原著的，亦有没学过阿语只能读译著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已翻译、出版了马哈福兹的一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似乎为马哈福兹抱不平：这样一个埃及、阿拉伯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早就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说句不算太开玩笑的话：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为马哈福兹评选诺贝尔奖至少要比瑞典的那个机构早一年！

1988年，当纳吉布·马哈福兹当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喜事来庆祝的：我们在社科院和一些院校举行了有关马哈福兹及其著作的报告会，并在相关会议、报刊上作了相应的评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自成立至今，至少有三次研讨会将马哈福兹及其著作列入会议的专题；至少有四五个研究生是以马哈福兹及其著作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还不包括在内）。我们至今翻译并出版了马哈福兹的作品约有20部，如：《宫间街》三部曲（已有三种译本）、《命运的嘲弄》、《拉杜碧斯》、《底比斯之战》、《新开罗》、《米达格胡同》、《始与末》、《汗·哈利利市场》、《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有两种译本）、《米尔玛拉公寓》、《卡尔纳克咖啡馆》、《贼与狗》、《尊敬的阁下》、《雨中的爱情》、《千夜之夜》、《自传的回声》以及《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粹》等，约为马哈福兹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在相关的文学工具书和文学史中，我们对马哈福兹及其著作也都作了相应的评介。

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是我们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员历来有关马哈福兹及其著作的论文的一部分，现选编成集，是对前年（2006年）逝世的马哈福兹的一种祭奠，也是去年（2007年）纪念我们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献礼。

仲跻昆

2008年1月27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 张洪仪 1

序 / 仲跻昆 3

作家介绍

编 者 纳吉布·马哈福兹生平 / 1

仲跻昆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 / 13

李 琛 弘扬积极人生的马哈福兹 / 28

高秋福 马哈福兹与老开罗 / 51

彭 龄 章 谊 寄往开罗的绵绵情思 / 56

(埃及)哈赛宁 老开罗与老北京市民代言人 / 63

高秋福 他容人而为人所不容 / 69

王 复 纳吉布·马哈福兹和银幕 / 74

作品研究

蒋和平 传承、借鉴、创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创作手法分析 / 82

薛庆国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解读 / 101

邳溥浩 围绕《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争论 / 112

刘风华 秦 烨 解读《千夜之夜》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 121

邹兰芳 游走在现实的梦境中——评析《痊愈期间的梦》 / 129





风格研究

- 齐明敏 从马哈福兹坚持用标准阿语创作说起 / 138
- 谢 杨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对开罗方言的提炼 / 144
- 倪 颖 东西合璧 真理永存
——浅析马哈福兹小说艺术手法与创作思想 / 162
- 鄧溥浩 马哈福兹小说的象征性 / 176

思想评析

- 张洪仪 20 世纪阿拉伯思想与文化的丰碑 / 188
- 林丰民 渎神、寻神和科学精神 / 201
- 薛庆国 神秘的寻找 / 221

研究与翻译状况

- 谢 杨 埃及的马哈福兹研究 / 231
- 丁淑红 中国的马哈福兹“三部曲”研究 / 242
- 杨乃贵 关于“三部曲”两个中译本的商榷 / 250

评论文章摘译

- 鄧溥浩 译 获奖后的对话
——埃及《图画》周刊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采访录 / 270
- 拉贾·纳加什 著 马学琴 译 我如何认识纳吉布·马哈福兹 / 276
- 尤素福·盖艾德 著 杨 洋 译 走进开罗街区的钥匙 / 283
- 赛义德·古特布 著 马学琴 译 关于《底比斯之战》 / 287

作家介绍

纳吉布·马哈福兹生平

编者

纳吉布·马哈福兹于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开罗杰马里耶区。他被认为是20世纪埃及,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作家,诸多作品已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早在1943年他就获得了古特·古卢比奖,接着1944年获教育部奖、1946年获阿拉伯语协会奖、1957年获得国家文学奖、1962年获一级勋章、1968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七十多年创作生涯中,马哈福兹创作的作品数量之丰富、艺术生命之长久在整个阿拉伯文坛都不多见。他自1928年开始写作,早期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和文学的短文,大多刊登在《新杂志》、《知识》、《东方之星》等杂志上。从1932年他的第一部翻译小说集《旧埃及》问世至2005年《痊愈期间的梦》结集出版,创作的小说共包括了17部短篇集、28部中篇和3部长篇,其中还不包括他的翻译小说集《旧埃及》和两部随笔集《自传的回声》、《痊愈期间的梦》。同时,马哈福兹还是创作上的多面手,除小说外,他还写过不少电影、戏剧剧本,发表过诸多哲学论文等。不过可以说,马哈福兹的作品虽多,但其思想、艺术、语言风格变化都集中体现在“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和《平民史诗》三部长篇小说上。他自己曾说:“任何作家可能写出三十或四十部作品,但是他的精粹集中在一部或两部,顶多三部上,其余的作品要么是巨作的铺垫,要么是余音的各种变奏。”^①

出身中产阶层的马哈福兹在作品题材选择上,一般以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为

^① 阿卜杜·拉赫曼·艾布·欧福:《马哈福兹75岁生日谈话》,载于《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中变化的视角》,阿卜杜·拉赫曼·艾布·欧福著,埃及图书总署,1991年,第170页。



主。一方面,生活经验使他能透彻观察这一阶层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写作时自然驾轻就熟。马哈福兹仅在年少时去过一次法尤姆省的农村,待了不到一星期便返回开罗。他回忆道:“这次经历中我都没有见到农民,没有接触他们的具体生活,也许这就是我在小说中不写农民生活、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① 另一方面,1919年埃及革命后,萨阿德·扎格鲁勒政府使得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很多人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公职,然而1930年至1934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了埃及社会各方面,对中产阶级打击尤为严重,很多人失业或减薪,马哈福兹有不少亲戚朋友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很大变故。他笔下出现的凡人悲剧较多,这容易被一些读者误以为他表现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事实上他关注的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埃及中产阶级身上,这与他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马哈福兹的小说中,老城区经常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点:街区、咖啡馆、圆屋顶、台基叶、空地这些具有地域特点的景物不断交错出现,如街区就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出现,既有作为现实中的百姓聚居地点,而且作为国家,甚至全人类的象征。而民风的淳厚、埃及人典型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准则等也表露无遗,尤其以《汉·哈利利市场》、《米达格胡同》、“三部曲”等作品为代表,表现出民间通俗文学的特点,这与他早期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审美意识的积淀是分不开的,塑造的人物大多出身中产阶级,以个人奋斗形式寻找摆脱困境的途径,即以个体反抗社会,往往强调的是人物个体外在的生存境遇。而马哈福兹在深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它一定的批判意识。例如描写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见面时,马哈福兹将场景总安排在平台或窗户附近,其目的在于以狭小的自由空间表现社会的封闭落后,如“三部曲”中阿依莎与年轻军官、亚辛和玛丽娅见面时都是在这样的地方。

埃及特定的时代背景是马哈福兹文学创作不断创新、转型的外在原因和动力。在他成长的青少年时期,埃及处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土耳其及本国封建势

^① 引自拉贾·纳加什:《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与生活回忆录》,《金字塔报》,翻译出版中心,1988年,第15页。

力压迫之下,因而他的早期创作一直借古讽今,以民族的历史命运为基本视角抨击外来侵略者。直到1952年七月革命前,马哈福兹的小说反映对象大都局限在一个小的民间环境,致力于挖掘埃及的社会悲剧,剖析各种问题。他说过:“我曾认为写作的主要目的是针砭埃及社会,促使它变化发展。”^① 革命后他的小说经常采用象征手法,用个体或街区象征整个人类,语言的哲理性和诗性便显现出来。革命后直到1957年他曾搁笔五年,此后创作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盗贼与狗》、《路》等小说,采用了新的风格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将视野延伸到全人类的问题上,如自由、尊严、平安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马哈福兹的小说常常聚焦在某一事件上,人物较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背景和细节描写,但增加了作品的哲理深度。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哲理性与他对哲学的把握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此,马哈福兹曾说:“当一些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时,就会占据我的感受,场景不复存在,人物情节都不再符合应有的要求,人物变得如同一个符号或某类典型,场景不再呈现出细节,变得像现代风格的装饰一样,情节的选择取决于主要思想的提炼。”^②

马哈福兹年轻时虽然和华夫脱党没有任何正式关系,却参加过支持华夫脱党的示威游行。例如对1919年革命场面的描写我们可以在多部作品中发现^③,除亲身经历外,马哈福兹还将一些吸引自己注意的所见所闻拿来创作素材。例如,在里什咖啡馆听到纳赛尔时代政治犯在监狱和拘留所里受虐待的情况,冒着风险写了《卡尔纳克咖啡馆》。作为一个坚持己见的作家,马哈福兹总是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因为畏惧而放弃写作或迎合别人。除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引发了众所周知较大的危机外,《镜子》、《雨中的爱情》、《尼罗河上的絮语》、《卡尔纳克咖啡馆》、《米拉玛尔公寓》、短篇小说《火车司机》^④都曾为马哈福兹招来或大或小的麻

① 拉贾·纳加什:《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与生活回忆录》,《金字塔报》翻译出版中心,1998年,第141页。

② 转引自易卜拉欣·法特希:《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小说世界》,埃及图书总署,1988年,第19页。

③ 《镜子》、《早上好》中的“乌姆·艾哈迈德”一章,《古什图姆尔咖啡馆》、《我们街区的逸闻》中的第19则故事;对散发传单的人的描写在《我们街区的逸闻》中的第13则故事和《朝夕谈》第2则故事也可以找到。

④ 该小说发表在1964年9月25日《金字塔报》。



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改变或放弃写作。

马哈福兹个人对埃及不同时期的领袖的看法也从作品语言中流露出来。马哈福兹曾说他对纳赛尔最大的不满是他战败后继续独裁,使埃及错失了发展良机;而在萨达特执政前期马哈福兹对他的印象也一直不好,直到1971年5月15日事件后看法才有所改变。^①马哈福兹对萨阿德·扎格鲁勒的喜爱在诸多作品中都有所流露。

1934年大学毕业后,马哈福兹先在开罗大学校务处做书记员,接着在宗教基金部从事秘书工作达20年之久。这份工作加深了他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后来他到议会工作,之后又担任了文化部艺术司办公室主任、电影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顾问,1971年退休后被聘为《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职员生涯不仅使马哈福兹接触了原来生活中没有的人物类型,而且直接获得了对官本位社会的认识:在宗教基金部他接触了社会的三教九流;在议会中目睹了党派争斗与以权谋私;在电影局又认识了众多演员和导演,如他创作《雨中的爱情》、《空中喜筵》等时就采用了其中一些生活原型。他自己曾说:“公职在我的生活中很必要,因为你知道文学本身是贫瘠的,一扇扇门在文学面前打开后,文学的高度就增加了。我觉得公职虽然有约束,但给了我其他任何工作不能给予的自由。”因为文学“使我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待埃及更替的各种制度,而不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②

但凡优秀的作家都是在吸取他人长处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马哈福兹也不例外。通过广泛阅读,他不仅继承了阿拉伯传统文学的精髓,同时又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学的长处、总能捕捉到它的最新变化。

阅读阿拉伯文学作品不仅培养了马哈福兹的文化学识、爱好情趣,更直接影响了他的语言修养。他最初常看一些侦探小说,高中时就读过一些阿拉伯古代文学著作,整个大学期间及毕业后两年内马哈福兹又饱读了哲学著作。1936年马哈

① 参见拉贾·纳加什:《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与生活回忆录》,金字塔报出版社,1998年,第205~233页。

② 阿卜杜·拉赫曼·艾布·欧福:《马哈福兹75岁生日谈话》,载于《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中变化的视角》,阿卜杜·拉赫曼·艾布·欧福著,埃及图书总署,1991年,第164页。

福兹选择小说创作之后,便开始系统地阅读世界文学作品。过去没有这类阅读的基础,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依靠世界文学史之类的书籍,把世界文学作为整体按世纪顺序研究,而不局限在某一民族文学内。几十年来马哈福兹每天坚持三个小时阅读,每年要读大量的各类书籍,除文学、历史外,还涉及政治、文化、科学等。

马哈福兹的文学起步和起步后的艺术发展,都曾自觉师法西方作家作品,而使得他的作品在艺术手法、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现代性的审美特点。他始终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创立,而不是在世界领先”^①,这正是他积极学习西方、为阿拉伯小说艺术不断补充、创新的目的。例如在小说《蜃景》之前,阿拉伯小说史上尚没有以心理分析学为基础的小说。尤素福·沙鲁尼(Yūsuf ash-Shārūnī)在《阿拉伯现代文学研究》中评论道:“马哈福兹在《米达格胡同》中让我们想起狄更斯的话,在《蜃景》则让我们想起鲍尔·布尔津,也许第一人称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毫无疑问,他从布尔津身上受益良多。”^②“小说《蜃景》在阿拉伯文学史和作家个人艺术生涯中都占有历史性的重要地位。”^③这部小说不仅是马哈福兹用第一人称写作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运用心理分析学的开端,借此表达了埃及社会对心理问题和性取向问题的觉察程度。

正是由于马哈福兹的创作中既有对传统文学重视、继承的一面,同时又表现出对西方文学关注、借鉴的一面,他的小说才会出现既不同于第一代埃及小说家,又不同于西方小说的一系列特点。不论是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他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不仅对自己的创作影响较大,对整个埃及小说产生的作用也是深远的。马哈福兹的创作表现手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单就其现实主义而言,“三部曲”及此前的作品中,马哈福兹的现实主义远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他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时是在 20 世纪中叶,与 19 世纪中叶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他同时运用了内心独白、意识流等在传统现实主

① 阿卜杜·拉赫曼·艾布·欧福:《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中变换的视角》,埃及图书总署,1991 年,第 170 页。

② 尤素福·沙鲁尼:《阿拉伯现代文学研究》,埃及编著翻译发行总署,1964 年,第 52 页。

③ 尤素福·沙鲁尼:《阿拉伯现代文学研究》,埃及编著翻译发行总署,1964 年,第 51 页。

义不曾有的手法,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那套话语成规。“三部曲”之后的作品中更是往往同时使用两种或几种手法,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意识流等。从创作历程来看,马哈福兹对各种手法的运用都不是单一的。例如他的浪漫主义,其中既有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又有带着神秘色彩的浪漫主义,还有呈现感伤色彩的浪漫主义。

纵观马哈福兹一生的创作,应该说:他不属于当代文坛的任何一个特定流派,他参与开创、领导了阿拉伯小说的各种创作艺术。

马哈福兹早期用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现象的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进行辨析体现的逻辑分析、后期的意识流与超现实主义手法体现出的主体意识都与他的哲学素养分不开。他的小说对哲学的容纳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选择性,主要是与以人为对象的人生哲学保持关系。他早期三部历史小说中没有表现出哲学倾向就是因为作品表达的主题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和社会改良。他的哲学思想随着“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开始逐步展现出来,在随后的多部作品中一直在探究人是什么、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不断追问人的归宿,等等,这成为他在 60 年代创作小说时关心的首要问题。

哲学在马哈福兹看来:“代表了人对他人、生命及各种价值的一种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不能没有哲学。总之我倾向于让我的一系列作品最终成为一种以阅历和文化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哲学。它可能最后也不会有一个明确定义,也许我们根本无法定义,与绝大多数作家一样,我重视观察国民和他们的人性方面,对社会价值也很关注。这样我偏爱形而上,努力使对真知的追求与社会价值融通。”^①马哈福兹谈到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时,认为:“哲学进入文学作品要是先通过它的内容,即文学作品具有某种哲学思想,这样它首先是一部哲学读本,例如存在主义文学中加缪的两本小说《局外人》、《鼠疫》和萨特的一些戏剧以及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要么不通过哲学思想这种形式进入文学作品,而作品出现了几个有哲学思想

^① 凯马勒·朱维利、穆罕默德·纪伯里勒:《与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谈话》,载于《晚报》,1962 年 10 月 21 日。